

多食易饥、口渴多饮、舌红少苔、脉细数。石氏认为,内伤之燥宜用柔润之品及血肉有情之品滋填,忌用苦涩。治法总以养阴清热为主。临床上以肺热为主者,多用玉泉丸或二冬汤以养阴清肺;以胃阴虚燥热者,多用玉女煎或白虎汤;以肾阴虚者为主者,则用六味地黄丸治疗。恰与石氏之论治相合。

尚有燥、湿二邪兼夹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多数病程较长、病情复杂。此类患者湿邪内蕴日久化燥伤阴,或湿邪阻滞津液不布,而出现阴精不足,形成湿中夹燥;阴虚燥热者,日久气亦无所化生,或阴虚及阳,导致湿邪内生,形成阴虚夹湿。这时应辨标本虚实,看湿邪、燥邪孰轻孰重。湿邪夹燥者,应于大队化湿剂中酌加少量养阴不恋邪之品,如芦根、天花粉之类。阴虚夹湿者则应在大队养阴清热药中酌加化湿不伤阴之品,如扁豆、佩兰、桔梗等,方能取效。我们在治疗糖尿病肾病蛋白尿期患者时,见其证属阴虚夹湿者居多,拟六味地黄丸加味(加夜交藤、炒酸枣仁、生薏苡仁、炒扁豆、炒白术、杜仲),于养肝肾之阴时加入化湿之品,疗效显著。

天津中医药大学 2005 级硕士研究生(300193) 白君伟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梁莘茂

## 浅论“下虚上实”头痛之上下先后辨治

头痛为临床常见病证,中医中药有肯定的疗效。目前对头痛的辨证治疗或祛风寒湿热诸邪,或活血化瘀,或补气升提,或平肝益肾。然考察有关辨治头痛的古代文献,诸多医家尚十分重视“下虚上实”的头痛病机,并对此有比较全面的理论阐述和临床实践。故论述分析如下,冀有俾于头痛之辨治。

### 1 “下虚上实”头痛的病机分析

“下虚上实”一词见于《素问·五藏生成》,其曰:“是以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认为“下虚上实”是头痛的重要病机之一。一般的解释,“下虚”,即足少阴肾经及肾的虚衰;上实,指足太阳膀胱经经气上逆而为实。足太阳之脉从巅络脑,膀胱与肾相表里,少阴肾虚,不引巨阳之气,故头痛巅疾,经病甚久,则入肾脏。可见,“下虚上实”头痛病机不单纯是经气或脏腑之气的虚实,而在于经气或脏气的上下病位的虚实失衡而造成一种厥逆的病理状态。

纵观《内经》的头痛病机,其对经气和藏象的厥逆是非常重视的。如《素问·奇病论》说:“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即以脑之厥逆为病机重点;《素问·藏气法时论》言:“肝病者……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指出肝脏气逆的头痛病机。《灵枢·厥病》还将经气厥逆的一类头痛称做“厥头痛”。

后世医家对于“下虚上实”头痛病机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姚止庵《素问经注节解·五脏生成》认为,“下虚上实”中,头痛为实,但病本为下部肾与膀胱不足,标本同病,治疗着重于治下部之本;张介宾《类经·疾病类十四》认为,“下虚上实”是阴虚阳实,即少阴虚太阳实,上实因于下虚,其过在肾与膀胱二经;而何梦瑶《医编·杂病》和王肯堂《证治准绳·头痛门》认为,“下虚上实”头痛的病机重点是寒湿上干,日久则“寒湿自经而入脏”;尤在泾《金匱翼·头痛通论》提出“下虚上实”头痛实

为肾虚头痛;石寿棠《医原·望病须察神气论》认为,“肾水虚燥,阴不潜阳,气逆上行,经所谓头痛巅疾,下虚上实是也”;而唐容川《血证论·晕痛》也认为,病在肾虚,并进一步提出有肾阴虚和肾阳虚之分,治疗阴虚者用六味地黄丸加细辛、葱白、麝香,治疗阳虚者宜肾气丸加细辛、葱白。

《王旭高医案·卷二》将此句经文引为“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肾”,与《内经》原文有异,可能与王旭高强调肝胆风阳上盛,久痛不已,伤及少阴肾病机的认识有关。

### 2 “下虚上实”头痛上下先后辨治举例

#### 2.1 治下为先

在“下虚上实”病机中,“下虚”为本,“上实”为标,因此,肾虚是其病机的关键,若其肾阴或肾阳亏虚,皆可导致上下“厥逆”而头痛。肾阳为人体阳气之根本,主温煦机体,促进气化。若肾阳不足,温煦无力,导致阳气上逆,甚者水泛痰厥而见“上实”病机。此类头痛可连齿入脑,常伴神疲倦怠,腰酸膝软,畏寒肢冷等症。其舌淡苔白,脉沉细迟。治疗当以补肾阳为本,阳气得复,阴寒自降,头痛得愈。肾阴为全身阴气之根,除对各脏腑组织器官起着滋养、濡润作用外,还能够制约肾中阳气。若肾阴亏损,阴不制阳,可见水不涵木,肝阳上逆的病理变化,导致肾阴虚于下,肝阳盛于上的“下虚上实”,形成头痛发生的病机。此类头痛常伴腰酸耳鸣,形体消瘦,潮热盗汗等症。其舌红少苔,脉细数。治疗应以滋养肾阴为本,肾阴得充,则“下虚上实”之厥逆自复,头痛亦止。

病案:“肾虚头痛。刘某某,头痛,头汗,最喜按摩,昼轻夜重,祛风补血,久治无功,脉乃细数无伦,似无胃气,为肾虚水不涵木,木燥生风,上逆于头而为痛也,岂六淫客邪为患乎。此君素是阳虚于上之体,头汗畏风喜按,乃其现象;病甚于夜者,因木旺由乎水亏,肾水属阴,为阴邪甚于阴分之故。治法何必志以祛风为哉。以景岳左归饮加阿胶、苁蓉,壮水之主以涵肝木,上之阳虚,暂不兼顾。倘即与参、茸补上,岂不助肝阳上升为患乎。二帖痛止脉和,即多服此汤善后。候水含木静,阳不升浮,再与参、茸益上可也。”(《邹亦仲医案新编·肾虚头痛》)

按:此案头痛为肾阴亏虚,水不涵木,致肝风逆于头部所致,然邹氏认为,病甚于夜为阴分为病,故治以左归丸加阿胶、苁蓉滋补肾水,肾水得滋,风阳自降,2 剂即痛止。此案为治下为先之典范。

#### 2.2 治上为先

“下虚上实”之头痛,亦可从治疗“上实”入手。临床常见的“上实”病机主要有两方面,一为外邪侵犯,日久损及下部肾气,而上之邪气仍盛;或木下有虚,复感外邪而为上实;二为肾虚致邪气上逆,如肾阴亏虚,水不涵木;致肝胆风阳盛于上;或肾气亏虚,致水液代谢障碍,水湿停聚,痰饮上泛;或肾阳虚衰,阴寒上逆。肾虚为本,邪实、阳亢、痰饮、阴寒为标,如果标急本缓,标本重本轻,可采用急则治标的方法,先治“上实”。标急情况如头痛剧烈,片刻难耐,若上实不去,下虚亦难复;或逢厥阴司天主令等易致肝胆风阳偏盛之时,加重了原有的上实病机;或原有“下虚上实”的病理基础上又复感外邪,新感不除,旧疾难愈等。此时其“上实”已经成为“下虚上实”厥逆病机的关键,纠其厥逆,

非先治“上实”不可逆转。具体治法如祛邪、化痰、清肝、平肝、温散等。

病案：“章氏，七十二岁，老年下虚上盛，又当厥阴司天之年，厥阴主令之候，以故少阳风动，头偏右痛，目系引急，最有坏眼之虑，刻下且与清上。羚羊角（三钱），连翘（一钱），刺蒺藜（二钱），茶菊花（二钱），桑叶（二钱），生甘草（八分），苦桔梗（一钱五分），薄荷（八分），煮二杯，分二次服。日二帖，服二日。”（《吴鞠通医案·肝风》）

按：此例属高年头痛，常有肾虚之本，故曰“下虚上盛”，然同为“下虚上实”之头痛，本例着眼“上实”之热，以清上法治疗之，用羚羊角、刺蒺藜清肝，连翘、桑叶、菊花、薄荷辛凉疏风，“上实”得清，“下虚”得以缓，则厥逆之病机改善，头痛自止。但治上为急者治标之法，在具备“急”的条件下方可运用。本例患者发病于肝胆风阳易甚之厥阴司天之年中的厥阴主令之候，使“下虚上实”病机中“上实”为重，更有“目系引急”之“坏眼”危险，故治疗以“上实”为急。

### 2.3 上下并行

《素问·标本病传论》曰：“甚者独行，间者并行”。意指病情严重或紧急时，采用单独治本或治标的方法，而对一般情况，多采用治本治标并行运用的方法。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下虚上实”头痛的辨治。具体可针对其病机，选用温肾与散寒并行，滋阴和平肝潜阳并用等治法，上下并行，达到扭转其厥逆病机的治疗目的。

病案：“武某，男，34岁。1972年6月30日诊。头痛数载，每10~15天必发一二次。痛作则面浮、腰酸、苔薄，脉沉小。治用温阳法。生麻黄3g，熟附块3g，细辛1.5g，茯苓9g。4剂。”（《上海名老中医经验选编·刘鹤一医案医话》）

按：寒邪入侵，太阳、少阴经受邪，若本有少阴经虚，易造成少阴虚，太阳实的下虚上实病机而作头痛，此时，上实为太阳伤寒，下虚为少阴肾阳虚，症见头痛而重，痛连骸骨，四肢厥冷，苔白，脉沉细，治宜温经散寒，可用《伤寒论》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减，方中麻黄、细辛散太阳之寒，附子温少阴之阳，达到纠正“下虚上实”厥逆的目的。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201203) 陈晓 宫 燕

## 叶天士脾阴证治处方用药特色浅析

叶天士为清中期著名医家，于时病、杂病的理论创新和临床实践多有贡献。叶氏医学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经其门人整理完成的《临证指南医案》。该书于脾胃证治载有“胃阴虚”、“胃阳虚”、“脾阳虚”三证。唯独缺少“脾阴虚”证。叶氏作为实践经验丰富的临床大家，而于叶案中又可见“用景岳理阴煎”、“用缪仲淳法”等语，足证叶氏学术思想深受前辈医家影响之深。对于叶案中缺失脾阴证治记载，或可解释为医案散失不全。然而分析叶案中叶氏治胃阴亏虚证常用之“养胃之药如麦冬、沙参、玉竹、白芍、甘草、茯苓、山药、白扁豆、莲肉、木瓜等味，与缪仲淳治“脾阴不足”之常用药如石斛、木瓜、牛膝、白芍、茯苓、白扁豆、莲肉、麦冬、当归甚合，堪称异曲同工之妙。胡慎柔专为脾阴虚证而设“慎柔养真汤”（白芍、太子参、茯苓、黄芪、莲肉、山药、

麦冬、白术、五味子、甘草）更可看作脾阴证治之渊藪。《素问·太阴阳明论》云：“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据此，可以认为生理功能上两者紧密相关。补益脾阴之药同样可以补益胃阴。又《三家医案》中叶氏曾云“补中益气仅升脾营。”《叶案存真》中叶氏云：“上下失交，当治中焦，心脾之营自旺，诸证可冀渐复。”上两条，叶氏自云脾阴，更能服众。据上，可以认定，叶案中并非缺少脾阴虚之证治，而是蕴藏在叶氏胃阴匮乏证中。一般认为，脾阴发挥濡养作用，运动形式为向下，向内。故脾阴缺乏可造成因阴亏而致的脾胃受纳运化失职，可见唇燥、口干喜饮、口淡无味、饮食减少、大便干结等症。舌诊可见舌红少苔或舌面光滑等。本文就叶案中叶氏出现之病例作具体分析，以归纳总结叶氏于脾阴亏虚证治用药处方经验和特色。

### 1 用药轻灵，以平为期

叶氏认为，论药必首推气味，阳伤取药之气，阴伤取药之味。具体用治脾阴伤之证，药用最多的为麦冬、竹叶、甘草、沙参、扁豆、石斛等。此类药物皆为性味甘淡、甘缓、甘酸之物，取其甘淡益阴，甘缓和中，甘酸济阴之功。滋脾阴而不呆腻，不若熟地黄、五味子之阴柔碍胃之弊。再从用量分析，以叶案中记叙不多的载有剂量的医案中也可看出叶氏治脾阴亏虚用药法度之严谨。如“某，二四，病后胃气不苏，不饥少纳，姑于清养。鲜省头草三钱，白大麦仁五钱，新会皮一钱，陈半夏曲一钱，川斛三钱，乌梅五分。”此方应是叶氏治病后补脾阴虚，无力濡养脾气。《素问·生气通天论》云“脾气不濡”即指此证中之不饥少纳。方中用石斛、乌梅、大麦仁甘酸、甘淡益阴，陈皮、半夏、省头草运化脾气。全方药味不多，味取清淡，并无质重腻补之品，更无苦燥利气伤阴之重剂。且用量颇轻，少则五分，多不过五钱。足证叶氏处方用药量轻效捷之特色。

### 2 调畅气机，以通为补

叶天士云腑宜通即是补，甘濡润，胃气下行，则有效验。脾阴虚多见上不欲纳、下不欲降之不饥不纳、二便不爽之症，显然为气机失调。叶天士在滋养脾阴的同时，不忘调畅气机，充分照顾到脾胃的生理、病理特点。且利气不伤阴，达到恢复脾胃正常升降功能，健运即为补养之义。如“王，五三，老年血气渐衰，必得数日大便通爽，然后脘中纳食无阻。此胃汁渐枯，已少胃气下行之旨。噎症萌矣。病乃操纵太过，身中三阳，燔燥炼津所致，故药餌未能全功。议用丹溪法。麦冬汁，鲜生地汁，甜杏仁汁，黑芝麻汁，杜，苏子汁，松子仁浆水浸布纸，绞汁滤清，炖自然膏。”此案中，病家年届中年，气血津液素乏，内火攻烁，上格之萌似现。叶氏以鲜药绞汁熬膏取其鲜品轻灵之性，又熬膏作日常之服，意在缓图调养之功。本方中以生地黄、黑芝麻、松子仁滋阴养血润燥，以杏仁、紫苏子宣降肺气。《内经》谓肺主一身气化，大气降，斯云雾清而诸窍皆以通利。叶氏于此证滋养阴液的同时，参入行气开痹之品，使津液复而腑气通，郁闭解，实为标本两顾之典范。

### 3 因时制宜，立法选方

叶天士曰：“人在气交，法乎天地。”叶氏秉承了前辈医家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重视思想。叶氏认为，“人在气交之中，春夏地气上升，秋冬天气下降，呼出吸入，与时消息”，“岁气